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二六冊目次

明志稿□卷(存卷一卷二)

〔明〕張恆撰
明刻本

.....一

月峰先生居業次編五卷

〔明〕孫鑛撰
明萬曆四十年呂胤筠刻本

.....一〇九

峇陽草堂文集十六卷附一卷詩集二十卷(原缺詩集卷十三)

〔明〕鄭鄴撰
民國二十一年活字本

...三〇五

明志稿 卷(存卷一卷二)

〔明〕張恆撰

明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以上原缺

言歸然而區區一心既殫于脩職復耗于
思親積久成鬱積鬱成悴而幾于不可支
矣往年適有攝漕之役事竣抵家母子相
顧而泣追數別母之歲月樂不勝悲熟視
衰母之形容喜不勝惧時已不敢萌復出
之念既而妹忽喪夫子女孤幼孑孑立
骨肉之變故非一慈母之哀痛在心即使
臣日以婉辭愉色承歡左右曾不能寬解
萬一而况忍于割情替愛惻然遠離平在
昔晉臣溫嶠奮然絕裾而徇國艱人猶惜
之臣躬逢

明盛遇與嶠殊而自分才能遠不逮嶠與其
浮沉世路以邀無補之榮不若承順親闈
以伸有盡之養謹候

計典已畢披瀝丹誠上干

宸聽倘蒙

俯賜矜憐准令侍養則母子餘生長戴天地
而頌

聖明萬有餘藉矣臣不任激切祈懇之至

明志稿卷之一

吳郡張恒伯常父著

陳情序

萬曆丙午恒攝漕事竣歸太淑人春秋高將具疏請養客有勗予出者曰子之母常饌猶善子之子子之猶子能晨昏也且國之寵恩延于世者三太淑人身膺封褒者三此其於圖報宜何如而遽自己乎恒曰唯唯否否禮父沒母存家子御食恒家子也弟又早逝何忍恣然違離而違御食之禮乎不容已者一

蓼莪之詩曰民莫不穀我獨不卒言終養也恒雖賤若蒿蔚其能昧餅聲壘耻之言而忘罔極之報乎不容已者二孝經云母恥其愛禮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太淑人愛鍾于恒若之何令代者承之恒欲伸已之愛不自致其力與勞而委之代者可乎不容已者三經又云養則致其樂禮曰養則觀其順恒遠遊之日久其于聚順致樂缺焉大不憚于予心而

茲忍復出乎不容已者四禮七十時制八月制故曰知年曰愛日任其年往而日隔其若不可解之心何不容已者五參知而上官以百計而太淑人之子惟一何忍濫竿于百而使太淑人倚門于其一也不容已者六世方盛而親衰出無加于世之盛而處可以扶吾親之衰不容已者七昔人喻慈于河海至老而彌深喻孝于涓埃因仕而并廢恒雖不孝寧無省于斯且夫出處之際亦大矣東方朔客難楊雄解嘲班固答賓戲崔駰達旨張衡應閒裏侯湛抵疑束皙擬客難往往引古連類托文辭以自潤色而揆厥進退不能無類瑕恒也弗嫻于文第以親老乞身於吾孝治之主退而隱于海濱一則慰吾親無已之慈一則廣

雖潛龍也鶴鳴陰而子和之鴻漸達而世儀之又履卦之初曰素履往象以爲獨行願也二曰履道坦坦象以爲中不自亂予惟從心所願不亂于中坦然率其素而由之寧潛無伸寧爲陰之鳴達之漸而無所徇焉而已矣夫管仲三北溫嶠絕裾其情殊也謝安殷浩俱係蒼生之望一成一債其實懸也疏廣疏受遺榮而榮胡廣馮道徇榮而辱其趣異也或出或處各隨宜適志焉耳且也古有名彌消而道彌長身彌進而德彌進者上可以悅親下可以明志恒長隱可矣疏上幸遂所請而序其本末如此

先覺論

伊尹以先覺覺後覺自任此固天地生聖賢之本心而自尹發之其言繫世教宏矣哉吾聞之鬻子云萬世爲福萬世爲教者黃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夫聖人福世千萬而永永不窮者非教耶教者覺也乾示易坤示簡至

教也又時時生聖生賢俾之代言立典則以覺蒙寐而福生靈至仁也聖賢體天地之至仁奉易簡之至教而時行之凡所以覺世迷者無不盡教至昭晰福至隆懋也三皇以前尚矣愚謂彞倫實肇于嫁娶人文實昉于書畫此覺之最先者庖羲是已次神農次黃帝次堯舜堯舜之覺民惟敷教明倫爲重至夏季而教敷于時不可無湯尹至殷季而教敷于時不可無文武周公至周季而教大敷于時不可無孔孟此其覺之先且大者其福其教或在當時或在萬世而尤莫盛于孔子第孔子之大旨曰不如學曰先行後從惓惓焉以信庸言行爲教其意深矣自孟子沒而世教微後儒有意覺世而功足述者若董仲舒黜百家若韓愈歐陽脩闢佛老其殆庶幾乎至濂洛關閩之學興而吾道晦而復曙此古今之正覺也顧道同教同而見不能無異于是鸞湖辨起陸子靜默參

頤宗追我明王伯安振之人心翕然嚮往而
其流且日趨于禪矣子靜伯安得之天者睿
成之學者深見之行者端予無容議也子靜
所長紫陽稱焉若支離之病紫陽不諱予亦
何敢退子靜而進紫陽也獨念世方以言以
文取士而躬行或在所遺士方以思以悟爲
趨而學行或在所後若又以禪門頓悟之宗
爲俊儒悅心之味兀坐高談凝神虛寂卽心
卽性卽知卽行後學等之遂致溥程朱未傳
明志稿卷之二
註議論日益雜學行日益荒故愚以爲子靜
伯安不失爲天民先覺而後覺之日流日濫
而不覺者誰則爲之將無二先覺所以覺後
覺者得無與孔子思不如學先行後從之旨
未盡合與愚請以禪明之夫曰悟曰脩曰證
卽釋氏未嘗專言悟而廢脩證也其法有正
有像有未惟教理行果具脩曰正有教理行
而無果曰像有教理無行果曰未彼亦未嘗
專言教理而廢行果也且也慮惠能默悟于

碓房杓曰間始可稱頤此豈特釋子所無卽
子靜伯安生平積學深久其悟與惠能亦異
而欲借彼頤宗以爲教的其徒日流日濫并
脩證行果而蔑之具曰予悟誰知鳥之雌雄
愚也陋非覺者也第世有天民先覺倡教福
民者出焉當知敏學尚行此孔孟之正宗也
後覺對症之藥也一起直悟此禪門之頤宗
也近時加醒之醞也彼服儒而宗釋者卽使
入五宗迦六祖皈釋迦而冥心于真空大覺
明志稿卷之二
恐難以覺經世之後生而造住世之大福固
不若宗程朱以上祖義黃以下專專誦法孔
孟而竊比伊尹以斯道覺民之爲教福無已也
六
辨學
世教岐一而爲三二氏之罪也混三而爲一
則近儒之過也昔者老聃言道德而迷其原
絕聖智而遺其用著文五千好爲玄眇偏奇
之論後學尚焉漢魏以來遞相祖述風靡波
流遂致蕭機蕩檢以開五胡則王弼何晏輩

倡之厥後寇讎之張正隨林靈素之屬眩世
主而亂天下則崔浩王欽若陳彭年王補輩
右之佛入中國差晚其書始至纔四十二章
信者冀資冥福而已嗣爲幻說以空世有明
自性脩上乘證聖果而范泰謝靈運王緇杜
鴻漸王安石輩益佞而張之故其焰日熾以
至燎原不可滅嗟夫吾儒蕭蕭一旅老倚馬
佛角焉其數不勝漸淫迨宋季程正叔有學
者胥爲夷之嘆而伯淳則云昔之入人因其
迷暗今之入人因其高明噫可慨矣蓋至元
而佛益尊摠之攻之者即不勝異之也佞而
張之溺之也胥而入之附之也猶未至於淆
近世薦紳先生有曰主教一者窺其微昔祖
佛氏而致明禪而祧吾儒與老且姑冒儒名
儒服爲達世取資地河瀾彌狂誰其砥者愚
竊以爲老氏雖異其爲言也較之佛於理差
近吾徒與老辨也較之佛爲力差易以故攻
異教者當自佛始別黑白而審於攻當自吾

明志齋卷之二

七

三十三

儒之一三教者始夫佛者覺也直指本心見
性成佛大要謂覺性本空悉空諸相即覺即
性覺亦無覺妙明圓頓不假脩爲與吾儒稱
窮理盡心知性生知安行而蕪學利困勉者
一乎否言性則遺五德言生則滅五常言
行則絕萬緣言教則無我無人無物無家無
國無天下與吾儒徹上下兼內外參三才叙
九疇敷五教者一乎否以無爲真以有爲妄
其教主離情遺累而不知情本於性終難盡
離寂通於感動豈盡妄與吾儒之率性而節
情正靜而慎動者一乎否迷則直者妄悟則
妄者真真妄淆而莫辨與吾儒稱閑邪以存
誠去妄而復無妄者一乎否不二法門乃至
無言語文字而一切歸之真空與吾儒稱天
載無聲臭而本之知幾謹獨敬信致密篤恭
基平者一乎否四大假合即身亦妄與吾儒
稱誠者終始萬物自道者合已與物而無成
一事否山河大地莫非空華起於見肯與吾

明志齋卷之二

八

三十三

儒稱費而隱昭著乎鳶魚造端愚夫婦而察
天地一乎否佛於死生之際淺者言往生西
方精者言無生日生滅滅已寂滅爲樂夫慕
極樂而冀往生是念即妄且生死有常自生
自死自死自生莫知其然孰將孰迎樂寂滅
而譚無生是念亦妄與吾儒不二俟命得正
而斃存順沒寧一乎否吾徒一三教者口談
苦空心混垢淨持貝葉經念南無佛而孳孳
榮進如故絕腥屏葷慕香積淨食而案牘苞

南志稿卷之一

九

三十三

苴羔鴈竿尺紛紛酬應不已調慧點僧攝于
機鋒樞趨惟謹而飄飄鳴玉揚揚簡傲自放
以爲閎達宗無相而滋種種相樂無礙而滋
種種礙彼身且不能與禪一而混一三教以
爲大將誰欺乎皇王以降內夏外夷截如也
陵遲至胡元主中國夷反合華爲一天下之
治統大壞孔孟以來吾儒佛老截如也陵遲
迄今有一三教之說佛幾混儒爲一而天下
之道統大壞斯豈細故哉大抵世教本於人

心常者厭奇者趨情也漢尚經術而訓詁之
籍日衍晉人厭而趨清言宋崇理學而平正
之言日多近儒厭而趨虛寂語云揅文弊者
反之忠予謂挽奇趨者反之庸

譚道疑問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形而上
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仲尼之言止是
矣說天者曰天地四極四和曰周天七衡六
間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曰

南志稿卷之二

十

三十三

地在太虛之中大氣舉之曰天包水水承地
曰天無實形地上空虛者皆天曰天倚形地
附氣天地自相依附道書謂風澤洞虛金剛
乘天佛書謂地輪依水輪水輪依風輪風輪
依虛空虛空無所依蓋其言紛紛若是姑勿
論儒者講學明理無若宋周程張朱而參差
未協于一者多有程子曰離陰陽則無道陰
陽氣也形而下也道太虛也形而上也又曰
或者以清虛一大爲天道此乃以器言而非

道也又曰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張
子曰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
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
則深于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
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于無自然之論
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爲太虛
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
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于浮屠以大地
山河爲見病之說朱子曰理未嘗離乎氣然
則志稿卷之一
十一
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又曰太極只是一
個理字又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
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又曰天地不會壞只是
人無道極了便一齊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
盡又重新起予繹思之陰陽氣也非形也以
陰陽爲形而下得無指氣爲器否既曰道太
虛也又謂清虛一大非道則所謂太虛與所
謂清虛一大有二否清虛一大猶謂之器則
所謂道者又將超于清虛一之上否太極

只是理未有天地先有此理動而生陽靜而
生陰是與虛者天地之祖意相符矣不知與
張子虛空即氣之說同否又不知與老氏有
生于無之說異否仲尼之言若曰一陰一陽
迭運于太虛之中而超于形器之表微妙莫
測者謂之道謂之神蓋未分理氣亦不專指
虛專指氣實合理氣而言道者張子虛空即
氣之說又不知與仲尼合否朱子既推原太
極具于未有天地之先又臆度天地人物打
合混沌之後此仲尼所未發不知可存而不
論否愚不敢置辨謹俟高明商焉

疑經辨

仲尼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六經之文蓋述
其信者而傳之後學奚疑疑生于秦政之坑
焚與漢儒之綴緝篇殘簡脫而臆見滋矣夫
天之禡秦也甚速漢之去古甚近開闢以來
前惟此經人世罔極後亦惟此經千聖之精
神懸於日月必有護持焉者漢儒孜孜急急

是孰使之其亡者人之辜既貽稽古者之大痛其不亡者人之功又起好異者之大疑予彌戚焉殷盤周誥韓愈以爲詰曲聲牙猶曰辭與云耳禮記出于大小戴盧植以爲特多回冗魏徵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此其語非盡無當者王安石以春秋爲斷爛朝報其人拘僻固無足責愈又謂儀禮考于今無所用歐陽脩以易河圖洛書啓羲禹書鳳凰儀舜詩乙鳥生商麟趾騶虞應周與夫禮載龜龍遊明志稿卷之三
宮沼及春秋六鷁鸛鵠之屬皆以爲虛荒怪誕且謂繫辭非孔子之言詆以爲叢挫繁衍陸九淵以六經爲註脚楊簡疑洗心非聖人之語及大學經文不出于聖人陳獻章謂六經爲糟粕王守仁謂國風存滯非三百篇之舊愈脩嫺文九淵簡獻章守仁譚理學而猶若是夫嗜異饌者疑常珍寶燕石者疑荆璞小辨破道小見溺心祇見其窮經而信聖者未至也則好異之過也薄蝕之變日月何改于

常明忘漢儒綴緝之力反指以爲附會而疑聖人傳信之經是與日月復故而疑其明之損于蝕也何異且也吾懼貽異端口實而重爲吾道滋薄蝕也宋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况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亂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于議經况傳註乎嗟夫習經者疑經談經者議經通經者叛經此學術之大壘世道之深憂也
明志稿卷之二
續典論
天地運而爲世世之流也雖天地其若之何不得已籍人以維之夫世何以流風會淪也人何以維古防植也夫防大而久者莫若文文二有聖賢之文有豪傑之文而聖賢豪傑又各有大小高下之不同文猶人也人百其體巨者有四而統于心文百其體巨者有五而統于道夫所謂五體者經也猶人有四體

也防大而久者莫過焉孔孟既沒豪傑代興而文之衆體備顧體雖衆有不本于經而統于道者乎嗟嗟才之難自古嘆之矣由漢迄今豪傑而文者其人有幾文足防世而明道者其篇有幾千秋寥寥乎難矣哉愚謂古人爲文慮始而矧體今則擬之耳竊之耳其難似在古古之文人學專而體一今必欲集諸體兼衆長其難似在今大要求才于今之世方之古尤難矣吾聞之典論云惟通才爲能構體又曰文以氣爲主匪通才而求構不養氣而斬玉是豈深于文者柳宗元又謂文以神志爲主予繹而思之必若孟氏收心持志而後可夫心志定則神存神存則氣充氣充則體和于是博文以大其蓄約禮以要其歸慎思而深造焉涵泳而真積焉準諸古而協于中焉昭昭乎象緯懸而陰翳盡也洋洋乎雅音奏而淫僻消也隋珠和璧毫無瑕類而清光破暝也冠裳環珮揖遜而委蛇也乘雲

明志稿卷之十一

十五

三

御風龍鸞飛而虎豹變也其于古也肖而非擬獲而非竊專詣而非隘脩體而非濫若是則進于豪傑矣夫豪傑之士其去道近其過人遠夫人與道皆庸者也豪傑務遠于庸人不覺遠于庸道爲豪傑之文者其神淵然而勿失之玄空其志卓然而勿務于高聳其氣浩然而勿流于亢激其言衷于聖經協于天則而止則足以防世翊教而賢聖可希矣綴文云乎哉

明志稿卷之十一

十六

二

文始論

鴻濛含精洩爲象形三辰爍之萬彙昭焉物蠢而人靈者文之人凡而人聖者文之鮮食而燧粒巢穴而宮室群聚而婚姻溝壑而埋藏結繩而書契而卦畫此大道自然之用上皇不言之文其文之太始乎胤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道也德也功也言也合而成文未嘗專以立言爲文也述經自仲尼回參伋軻翊之道與德合心與行一言庸而訓遠其文

純矣至矣亦未嘗專以摘文爲言也厥後摘
文之士大都離道德而言離功行而言甚至
違心而言言務誇故益博言務飾故益華言
務異故益奇世有懷道抱德而不尚文者則
謂之朴樹功砥行而不能文者則謂之粗譚
道說理而不炫文者則謂之拙彼且譙人爲
朴爲粗爲拙自詡爲博爲華爲奇而浮菟滋
甚觀江河者指東委以爲大而迷西出之源
玩卉木者樂春榮以爲艷而迷冬歛之實於
是乎文日益盛而日益輕文輕而文人亦輕
禮云天下將亂言有枝葉莊生云言隱于榮
華楊雄薄文辭方之爲雕蟲爲黹變爲繡繁
悅爲丹華亂窈窕玉通詆沈謝江鮑徐庾孔
劉之文而皆謂之不利人斯豈文辭與文人
果不足重乎夫亦道散德衰功微行替心學
日壞而惟摘文之亟以故博者華者奇者不
免爲浮蕪之士反不若朴者拙者粗者爲實
踐之人要之皆迷文之始而失之易曰文明

以止人文也夫世方求之靡而莫知止者吾
以爲其人第可謂之文人其文不可謂之人
文

文倭論

易傳曰有華無實倭人也有實無華道人也
愚謂倭人無大小其文必倭文也道人無大
小其文必道文也自古謨訓之文臣子所以
告君父詩有頌子孫所以稱祖考仲尼之徒
以弟子稱其師要之惟其實而已矣司馬相
如將死而以遺文倭其好太之君楊雄倭於
纂賊班固銘憲功馬融頌冀第若此類未易
枚舉四子其文之雄而倭之魁乎孔子惡口
給禦人孟子惡亂義大抵謂夫以言倭者而
予以爲倭以文者之尤甚也每讀古名家篇
什大抵代不乏能言之人苟其人正直而學
古者雖不無獎借嘉予而其言斟酌理義必
求之正而規婉而諷詳而核美而有體往往
不失法語異語之軌則以求合於誰毀誰譽

直道而行之本旨是以君子貴之近世以古
詩文名家者乘華輪策上足務騁而遺夫近
代之人幾越之矣第讀其文而究其意失之
諛而過焉者或亦不少甚者殫一生之精力
于酬應而又以詩文爲酬應之嚆矢獵古人
之精華以自藻飾而又以其藻飾爲聲利之
筌蹄竭夙夜之心思以諧世納交而又以其
諧世納交之詞爲千秋擅場之金距凡傳序
歌頌碑誌挽詠諸篇屬詞連類惟期炫已之
華愜人之意而後已夫評騭先代刺譏前脩
毫不可假而于權力華靡務推而躋之古人
睚眦勝已彈射藝文必不少貸而于九原枯
朽務憐而衣之華袞惟意所離琢則燕石爲
珪璋惟口所吹噓則枯莖爲蘭芷文愈多而
質愈漓言愈工而道愈遠此豈其皎皎奕奕
生平自負甚偉而其爲文倭乎則亦以詞名
爲人餌或不能無所徇于世而且沾沾自喜
務出其長以炫于人有不覺其流而沒焉者

溺心華勝實酬應奪志此近世文人之通患
也吾不敢目爲倭人而深訝其以文之倭而
掩其人之不倭惜哉

論詩

古今之變徵之詩可睹已其始介於屈平之
騷乎迨相如賦作而流益濫夫騷深于怨誹
者也其辭婉其思長其旨歸于忠去詩爲近
賦長于鋪衍者也其辭麗其體俳其旨歸于
諛去騷差遠人情艷文而厭質循末而忘本
麗也俳也諛也此三失者遂爲千秋導師而
風斯下矣近世譚詩者僉謂漢魏猶近古靡
于六朝盛于唐替于宋元而大于明詎曰不
然第古今代變至詩而極其在于古三百篇
具存曷嘗拘言也韻也律與體也要之以溫
柔敦厚爲教而已矣後學束于言局于韻嚴
于律限于體要之以麗以俳以諛爲工而已
矣夫六朝宋元姑且弗論漢與魏雖有古意
已不逮騷唐近體盛而古體衰明近體因唐

古體因漢魏曾未有一二創體而以集成爲
大耳故愚以爲唐漢魏之變也漢魏賦之變
也賦騷之變也騷變風變雅之變也自古而
今其流愈下自今而古其源愈遠可慨已愚
竊聞之周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
其數六詩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言
六律亦言六同貴陽聲也仲尼蔽三百於一
信曰思無邪荀卿有曰詩者中聲之所止夫
樂與詩一性與情一聲貴陽而止于中此之
謂聲氣之元心無邪思此之謂性情之正言
詩者不本諸此而惟斬爲麗而已矣俳而已
矣諛而已矣即今體如唐古體如漢魏未免
近愧相如遠慙屈子而于六詩之義于三百
篇溫柔敦厚之教不幾于寐寐矣乎

續師說

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
帝寵綏四方又曰皇極之敷言是彛是訓于
帝其訓夫君治主也師教主也在昔明王

之厥後乃分粵惟古今教主之大仲尼其
矣此蓋天寔作之以相以綏而凡主治者咸
師焉於是乎師尊于君君綏于師君代更而
師惟一何哉道一學一教一不可得而更也
以故仲尼講學必本脩德而徙義改不善以
成之其教有四文與行相副而必忠信以主
之天下驚功利則言仁義以坊之攻異端則
述六經以牖之仲尼之言皇極之敷言也堯
舜禹湯文武之遺訓也即帝訓也本帝訓以
相帝而綏民以一人師千萬世以一心開千
萬心昭昭乎如日矣吾獨怪夫師仲尼者繩
繩而學仲尼昧昧也大抵師仲尼以貌人遞
相師而貌益甚學仲尼以言人遞相學而言
益多故愚以爲宮牆之巍巍俎豆之奕奕章
綏摯紳之濟濟皆貌而已訓故者析其義論
議者鉤其玄纂著者咀其英皆言而已惟是
匪貌而心匪言而躬脩德徙義改不善以正
其學勵行主忠信以實其文先仁義而後功

利尊聖經而斥異端師人率此爲真師學人循此爲真學以真師授真學世何患無紹明之真儒又何患無奮庸之真才而相帝經民之意庶乎其不負矣韓子云師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夫授業解惑之師何世無之若曰傳道苟非真師道不虛傳

放言論

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愚謂言不善而見違世道之幸也有不善之言而天下後世翕然從焉其爲害也滋

明志稿卷之一

二十三

三

大夫言不善者非一而害尤大者曰放言何以明之在昔孔子謂虞仲夷逸放言中權夫曰中權其非中經明矣又稱老子猶龍蓋異之也仲逸言無可考老子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及芻狗民物槌提仁義之類其放言之祖乎莊生以堯治爲不恬虞氏招仁義以挽天下施及三王天下大駭孔子蓋衆賣名曾史爲盜跖嚙矢放言之雄也楊朱言爲我墨

翟言兼愛申韓言刑名與夫縱橫堅白談天

雕龍之屬皆放言而無忌者迨佛氏入背人

理而空其言王安石廢春秋創三經而新其

言卒之楊墨禍戰國申韓禍秦老莊與佛禍

晉梁而爲害至今安石禍宋而啓金元嗚呼

一何烈也嘗聞之牛弘以爲經籍有五厄予

謂道亦有五厄曰秦曰莽曰卓曰劉石曰周

之入郢其厄經也以火曰老莊曰楊墨曰申

韓曰佛氏曰王安石之徒其厄道也以言言

明志稿卷之一

二十四

上

災也而猛過之雖然此姑勿論吾儒學道而賢者若荀况楊雄韓愈歐陽脩陸九淵楊簡之徒吾惑焉况僞堯舜而性桀紂罪思孟而賤游夏雄美新以爲配五帝冠三王愈謂荀卿優入聖域孔墨必相爲用脩謂圖書怪誕繫辭叢挫繁衍九淵以六經爲註脚有子爲支離簡謂大學經文非聖人之言此其言豈直不中經而已哉愚以爲前數子之言譬之竈

兵燹之灼燔厄自外來後數子之言譬之竈